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二十八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

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者以鳳本嗣禁為侯唯莽父曼蚤死不侯師古曰蚤

古早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貴盛之

時以興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字與逸同莽獨孤貧因折節

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師古曰敕整也又

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

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

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

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

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閔上谷都尉陽並

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

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

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

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也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

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游者為

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

慙慙師古曰激音工歷反慙音女六反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

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

師古曰振整也一日振張

起也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

師古曰竟周徧也

諸生縱

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婦賓客滿

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甚痛當飲甚藥比客罷者數

起焉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數音所角反

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

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

師古曰謂朱博

莽聞此兒種宜子

師古

曰此兒謂所買婢也

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

師古

曰名位居其右在前也

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

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

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

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

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

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

○宋祁曰聘諸當作聘請以

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

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

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

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

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

師古

曰移書言病也一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

師古曰著

明也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

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

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

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

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
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
令為傳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

師古曰坐並音材卧反

莽

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
去更設坐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

師古曰會謂至

置酒所也重音直用反

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

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

中黃門

蘇林曰使黃門其家中為使令

在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

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

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

服虔曰黃

郵在南陽棘陽縣

○宋祁曰郵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倉頡篇曰郵過書之官也廣雅云驛也蓋封莽別本

越本無莽字

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師古曰見天子之禮

也見音胡電反

車駕乘綠車從

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從所以寵也

後二歲傳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

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

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

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

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

本有作護字者流俗所改耳

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寃

訟莽者以百數

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宋祁曰吏字下當有民字

元壽

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

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

守新都相

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

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

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

欲以為好

師古曰結歡好也音呼到反

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

有癥

師古曰癥創痕也痕音下思反

美玉可以滅癥欲獻其瑑耳

○宋祁曰

耳字

即解其瑑

服虔曰瑑音衛蘇林曰劒鼻也師古曰瑑字本作璣從玉璣聲後轉寫者訛也

耳音篆也

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

師古曰賈讀

有價也遂椎碎之

師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

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

子而傳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

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

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

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
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
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
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脩飭

師古曰飭讀與
敕同敕整也

太后

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
後是為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
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傳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
傳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

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

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

不說者

師古曰說讀曰悅

莽皆傳致其罪

師古曰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

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

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

免丁傳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

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

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

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

師古曰妄稱譽之誤惑朝廷也

後白

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

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

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

師古曰比頻也

太后獨代幼

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

師古曰力勉力

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

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

師古曰安猶徐也

太后不得已遣立就

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

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

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

師古曰棻或作

搯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

而言之

師古曰外示凜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宋祁曰而言之當作而言方

欲有所為

微見風采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

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始風益

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

師古曰風讀曰諷下皆類此

元始元年正月

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

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

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

問公卿曰

○宋祁曰問字上當有名字

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

邪

師古曰著明也

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

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

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

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

下準行事

○劉敞曰行事即已行之事

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

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

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

屬有親

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

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

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

辭以疾

師古曰選善也國家欲褒其善加號疇邑乃以疾辭

君任重不可闕以時

亟起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

制名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傳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

師古曰與讀曰豫

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

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

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

師古曰篤

厚也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

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
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邑三千四百戶

師古曰四承音蒸

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

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

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

策功德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

白雉

○宋祁曰熙寧監本越本無裳字

其以名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

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封功如蕭相

國○宋祁曰邵本云封加如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

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

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

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衆

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

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

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

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

家給足家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

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

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員也倍故

數多於故各一倍也奉音扶用反

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

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

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闕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

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

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衆意

師古曰說讀曰悅

又欲專斷

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

師古曰風讀曰諷

奏言往者吏以功次

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

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

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

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比音必寐

反○宋祁曰元服下當有者字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

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

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

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巍巍高貌也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

豫曰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

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

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

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莽欲以虛名說太后

師古曰說讀曰悅

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傳

奢侈之後百姓未瞻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

視天下

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視讀曰示

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

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

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

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

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

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

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

臣莽等不勝大

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闕畧思慮

師古曰闕寬也畧簡也

遵帝王之

常服復大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惟哀

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

閼

師古曰閼門槪也音域
○宋祁曰監本無門字

國不蒙佑皇帝年在襁褓未

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

孰當統之

師古曰微無也

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

也

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

勤身極思憂勞未綏

故國奢則視之以儉

師古曰視讀曰示

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

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

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今誠未皇于輕靡而

備味

師古曰皇暇也靡細也

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

師古曰勗勉也

每有水旱莽輒素食

師古曰素食即菜食也鮮在霍光傳

左右以白太后

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

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莽念中國已平惟四夷未有異

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

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

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

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

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

師古曰液

與掖同音古字通用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

五經定取禮

師古曰取皆讀曰娶

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

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

師古曰適讀曰

嫡嫡妻所生女也

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

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
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
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
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
公盛勲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
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

卿及諸生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

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

女以貳正統

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

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

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

有窈窕之容

師古曰窈窕幽閑也

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

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

遇父母得位

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

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劉歆所謂康強之占曰予謂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

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佟上言

師古曰王子豹始封新鄉侯表清河綱

至曾孫佟王莽篡位賜姓王即謂此也而此傳

春秋天

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

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

安漢公國

未稱古制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亦同

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

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

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

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

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

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

師古曰共讀曰供

不須復加益地之寵

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

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

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

師古曰亡

幾不多也亡讀曰無幾音居豈反其下並同

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

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

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

德

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

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東脩

師古曰東

脩謂初學

官之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

師古

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后

被諸父赫赫之光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財饒執足亡

所悟意

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悟音五故反

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

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

師古曰拂違也矯正也拂音佛

惡衣惡食陋車

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

道溫良下士

師古曰下音胡嫁反

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

若貧而樂富而好禮

師古曰論語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

好禮而樂富而

公之謂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溥于長有

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

師古曰首言其事也

周公誅管蔡季

子鳩叔牙

師古曰解並在前

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

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

二統

晉灼曰欲令丁姬為帝太后也

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

后不宜在乘輿幄坐

師古曰坐音才卧反

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圉

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

食也

強圉強梁圉扞也○宋祁曰監本越本無不侮鰥寡四字

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

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

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一心讒賊交

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

師古曰詭違也辟讀曰僻

斥逐仁賢誅殘戚

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

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

就其侯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

師古曰弛解也

音式爾反隧音直類反

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賴

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也殄盡

也賴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

下邦國盡困病也賴與悴同音才醉反公之謂矣當此

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傳氏有女之援

師古曰謂哀帝

傳皇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讐中山

張晏曰傳太后譖中山馮太后陷以祝詛

之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翼助也藉假遺

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寃更徵遠屬

事執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遺詔樹立黨親共立幼主以據

國權也遠屬國之宗室疎遠者也○宋祁曰徵字當作懲其字下當有然字矣字當刪賴公立入

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

之威師古曰無前謂無有敢當之者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

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起機

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持刺謂持

以兵刃雖有禳里不及回知師古曰禳里子名疾秦惠王弟也為秦相時人號曰智

囊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谷先生是故董賢喪

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師古曰還讀曰旋晷景也言其

速霍然四除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

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

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毅若孔子曰敏則有功師

鷹之飛揚佐助武王以克殷也古孔子曰敏則有功

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

敏疾也言應事疾速乃能成功

內故泗水相豐羨令邯師古曰甄豐甄邯也羨讀曰邵與大司徒光宋

祁曰徒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

當作馬封益土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

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哲智也

公

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勲皆以周公為比

師古曰比

音必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

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

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

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

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平

仲齊大夫晏嬰也以道佐齊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

景公景公欲封之讓而不受

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立

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為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

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為身皇后之尊

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

大福之恩師古曰揖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

于德不嗣書曰虞書舜典之辭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

公受策以至於今疊疊翼翼日新其德師古曰疊疊勉也翼翼敬也

音武增脩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

矯正也後音千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

卿師古曰彌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

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

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師古

如集于木恐墮墜耳如集于木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

好學樂道故志不在安飽給師古曰纔得粗物物印市日闕亡儲師古曰物食物所

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闕盡也日及僅足而已闕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印音牛向反闕音空穴反

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

為衆倡始師古曰倡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師古曰

嚮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

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

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如園葵

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

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闕穀於菟也公儀子魯國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

利食菜曰茹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

師古曰白屋謂庶人

以白茅覆屋者也

婁省朝政

師古曰婁古屢字

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

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師古曰大

雅烝民之詩也一人天子也解讀曰懈

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師古曰乾卦九

三父辭也乾乾自彊之意惕懼也厲病也公之謂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

大行

師古曰比頻也

秉冢宰職填安國家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四海輻湊

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師古曰虞書舜典敘舜之

德

麓錄也言堯使舜大錄萬機之政一曰山足曰麓言舜有聖德雖遇雷風不迷惑也

公之謂矣

此皆上世之所鮮

師古曰鮮音先踐反

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

始一以貫之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謂忠恕

可謂備矣

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

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

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

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

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勲

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草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旂

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

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揆公德行為天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

下紀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觀公功勲為萬世基金成而賞不配

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

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

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

師古曰遴與宏同

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

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

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為旄頭郎晉灼曰

楚漢春秋上東圍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

自武帝時人孟說誤矣繇讀與由同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

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

子三人或在絰祿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

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

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

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霍光據席常任也晉灼曰醜衆也言勃欲誅諸呂其事雖衆要不能以呂后在時而

遂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遞繞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

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遞音帶霍光即

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度服

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

韋昭曰陷隧也假音下下猶瘕也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

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

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
得其人也累音力瑞反

及至青戎標末之功

服虔曰標音刀

未之標謂衛青公孫戎也師古曰標音匹遙反
○宋祁曰予案字林標刀削末銅也音匹么反

一言之

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

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

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

師古

曰若云謂若向者
所云絳霍青戎也

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

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

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

也無首謂無出其
上者也檢局也

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

師古曰度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

師古曰解兼商

奄之民

師古曰商二國名賜以附庸殷民六族

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

長勺氏尾

大路大旂

師古曰解已見前

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

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

祝宗卜史

師古曰太祝太宗太卜太

史凡備物典策

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

官司彛器

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彛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彛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彛彛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

白牡之牲

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

郊望之禮

師古

曰郊即祀上帝于郊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師古曰魯頌闕宮之

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謂命周公以封伯禽而為魯公也
子父俱延拜而受

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後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

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詩曰亡言不讐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

之詩也讐用也有善言則用之有德者必報之一曰讐對也賞當其言也報當如之不如非

報也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

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

也解在芮傳番音蒲河反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

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

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

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

師古曰事見左

傳襄十一年微無也

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陞

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

○宋祁曰德字下當有而

字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

何述誠非所以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

師古曰恢大也

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

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

師古曰較

明貌也○宋祁曰輸浙本作諭下文輸同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

有師古曰言臻其極無闕遺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

儀刑虞周之盛師古曰儀刑謂則而象之敕盡伯禽之賜無遴周公

之報師古曰敕備也遴與宏同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以此為法

之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公方議其事

會呂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

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師古曰撓擾也音火高反幾音巨依反

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

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
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
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
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
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為
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
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
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

師古曰繫獄須產子焉其名

已殺之

師古曰須待也

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眾

惡與管蔡同罪

○宋祁曰越本邵本無惡字

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

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

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

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

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

師古曰四國謂三監及淮

夷耳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

師古曰翼助也

莽因是誅滅衛氏

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

公主

師古曰元帝女弟也

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

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褒奏言安

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

顧私惟宇遭臯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

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

以著官簿比孝經

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

四年春郊祀高祖

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

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

覽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
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
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
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
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
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
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

二十八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

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

師古曰韍印之組也

封公子男

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

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

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

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

未足以直功

師古曰直當也

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

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

固當聽其讓令眡事邪

師古曰眡古視字

將當遂行其賞遣歸

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韞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

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

師古曰召讀曰邵

皆止於公公欲

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

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戶

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

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

師古曰信讀曰申

宜遣大司徒大司

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眡事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詔尚書勿復

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眡事上書言臣以元壽二年

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

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為太傅賜號

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

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

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

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

如淳曰前時饑省官

職今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

古師

曰宰治也治衆事者謂大臣也臣愚以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為

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

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

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韞如

相國

師古曰韞亦謂組也

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

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

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散

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

師古曰鄉讀曰嚮

蜀郡男子路建等

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

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

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

曰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為閑田而退

宜報告天下奏可宰

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

黃門期門羽林

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衡出

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

代持之

師古曰相代而持也

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

○劉攽曰宰衡以下前已有其事此復重出當刪併從上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

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

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

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

史篇文字

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音直救

反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

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

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

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今安漢

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

師古曰爛然章明之

貌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

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

奉使朝用書

孟康

曰賦功役之書

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

師古曰翊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語

也辭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

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丕亦大也

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

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

車各一

服虔曰大國乘車如大國王之乘車也

驪馬二駟

師古曰驪馬併駕也

詔曰

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

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

○宋祁曰淳化本祭字下有祀字

禮畢封孝宣

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

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

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

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

師古曰亟急也

於是莽上書

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

師古曰稱音尺證反

伏念聖德

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

蠻並轡

師古曰轡即臻字也

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歎誠豈可

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

葭莩之故

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筍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葭音加莩音孚又

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
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
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污辱聖朝今天
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
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
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

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

能得什伍

師古曰言皆不曉又遺忘也

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

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

師古

曰休庇廕也○宋祁曰晉灼音義作艸下休

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

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

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

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

有所問非則臣莽當被誅上誤朝之罪

師古曰問音居覓反

如無

他謹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

陛下哀憐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

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

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

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

前重陳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宋祁曰復見前重陳當依越本作復重見前陳

雖曉喻罷

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

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

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

以聞究于前議

師古曰究竟也

其九錫禮儀亟奏

師古曰亟急也

於是

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

○宋祁曰趙本無富平侯

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

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

寵

張晏曰宗臣有勲勞為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

今

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

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

亦和也此已上皆取堯典敘堯德之言也

聖瑞畢臻太平已洽

師古曰臻與臻同帝

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

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

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

師古曰禮

舍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陞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

臣請命錫奏可策曰

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

之曰公進虛聽朕言

師古曰進前虛已而聽也

前公宿衛孝成皇帝

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

姦

師古曰彌讀曰弭止也

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

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

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
歸于第家為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
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
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
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
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
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

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

欽承

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

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

文經定迭

毀之禮也

天下和會大衆方輯

師古曰輯與集同

詩之靈臺書

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

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

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日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以為王都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使居之故云商邑之度也昭章先帝之元功

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脩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

名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

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

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

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

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

稷之大勲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為上公今

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師古曰共讀曰供乃遂及

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於戲豈不休哉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休美也

於是莽稽首再拜受綠韞袞冕衣裳師古曰此韞謂蔽膝也或謂韞韞韞

音弗韞瑒瑒瑒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瑒音畢

瑒音蕩瑒音布孔反瑒音必○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

劉攽曰瑒字宜從易宋祁同鳥頭飾也出履二

寸師古曰其形岐頭句音巨俱反○宋祁曰韋昭曰句履頭飾形如刀鼻音劬禮記作絢亦是

馬師古曰鸞路路車之施鸞者也解在龍旂九旒皮弁

素積師古曰素積素裳也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彤弓矢盧弓矢師古

曰彤赤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甲冑一具師古

盧黑也

曰冑日胄鉞羊九反○宋祁曰字書曰鉞黑黍一稊甲冑師古曰冑

二米圭瓚二師古曰以圭為勺末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青者春

也育萬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

物也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

升陞故內之於雷下也諸家之釋
文句雖煩義皆不了故無取云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

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

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傳籍

師古

曰傳猶著音附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

孟康曰傳符也師古曰音

張戀反韋昭曰以楚王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

傳二封啟也

祖禰廟及寢皆為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

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

以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

張晏

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令通子午以協之

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

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

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劉奉世曰史文以從杜陵徑漢中為子午道耳顏之所

見非史意也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

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為市無二

賈師古曰言純質也賈音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

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及刑法志

劉歆陳

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廼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

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

漢家地廣二帝三王

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

三千也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

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

可為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

增法五十餘犯者從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泉陵侯劉慶上書

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戴侯真定嗣二

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衆陵表為

誤也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

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

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圭願以

身代藏策金匱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

師古曰詐依周公為武王

請命作金匱也

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

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

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

王五人

師古曰王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

見在者

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廼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

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

長孟通浚井得白石

師古曰浚抒治之也囂音許驕反浚音峻抒音直呂反

上圓

下方有丹書著石

師古曰著音直畧反

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

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

沮之力不能止

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

又莽非敢有它但欲居攝

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太后聽許舜等即共

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

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

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師古曰虞書咎

繇謨之辭也言人代天以理治工事也

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

加元服委政而屬之

師古曰屬付也幾音曰冀屬音之欲反

今短命而崩

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

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

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反

玄孫年在

絰祿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

遭際會安光漢室

師古曰比頻也

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

異世同符今前輝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

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

名曰漢光邑

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脩文武之烈

師古曰共讀曰恭烈業也

周公權而居攝則

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

師古曰隊音直類反

書

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

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

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也邵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

王為左右邵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邵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

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說曰師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共音恭棐音匪

曰謂說經義也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

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

師古曰召讀曰邵說

讀曰悅次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

依南面而立

師古曰依讀曰

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

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名公不說時武王崩纁

麤未除

師古曰纁音千回反

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

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

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

稱

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

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

明辟

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復音扶目反

周公常

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

攝踐阼服天子黻冕

師古曰此黻亦謂裳黻也

背斧依于戶牖之間

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

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

曰假皇帝

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共音恭

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

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

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

化

師古曰遂成也

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

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

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

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

去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

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

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

師古曰拂讀曰弼

甄邯為

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眾侯劉崇與

相張紹謀曰

師古曰安眾康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即月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

安漢公

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

室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

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

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

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棄

師古曰幾音巨依反

賴蒙陛下聖德扶

服振救

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

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

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

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

亡續廢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得比肩首復為人者嬪然成行

師古曰嬪

然多貌

也行列也嬪音反

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

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

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

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顓

頌聲洋洋滿

耳而入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師摯之始闕雅之亂洋洋手盈耳哉故疎引之也洋音羊又音翔

國

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

后日昊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

師古曰先為設問復陳其事也亂

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

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

師古曰屑屑猶切動作之意也

無時休

息孳孳不已者

師古曰孳孳不怠之意也音與致同

凡以為天下厚劉氏

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師古曰諭曉也而

安眾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師古曰悖乖也操畔逆之慮興兵

動眾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

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

民人潰畔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

足也音反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

笑也○宋祁曰景本作一百歲同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

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諄哉師古曰諄也音布內反臣聞

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

濁焉

李奇曰掘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
師古曰豬謂畜水汙下也汙音烏

名曰凶虛

師古曰虛

讀曰墟墟故居也
言凶人所居也

雖生菜茹而人不食

師古曰所食之
菜曰茹音人庶

反

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

師古曰棧謂以簣蔽
之也下則棧之上則

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
陽之氣韋昭曰棧柴也

辨社諸侯

孟康曰辨布也布崇
社國國各作一見以

為戒也師古
曰辨讀曰班

出門見之著以為戒

師古曰
著明也

方今天下聞

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

師古曰拂
戾也音佛

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

其牆

師古曰仆倒也○宋祁曰刃其軀舊作刊其夷其

體鄧展刊音近跣晉灼音刊字林曰刊切也

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

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

初良反

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

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

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始

師古曰倡音昌何反

父子兄弟負寵倚

鉤馳之南陽

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鉤鑿也○宋祁曰倚當作荷鉤或作雷音文涉反

豬崇

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

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

師古曰視讀曰示於

是莽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曰太后下

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

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

以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

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

師古曰竦之字力戰鬪不如巧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

百餘人汙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

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

師古曰填音竹

反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

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

置率更令廟廡廚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

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

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

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郎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于

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

衡同心說德

師古曰說音悅下同

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

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匡為并
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傳幡等

師古曰
幡音敷

元反其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
字從巾

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
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
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
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
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

師古

日東平煬王之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

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讀曰恭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

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

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往反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

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曉告之遣王邑孫建等八

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院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

兵以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卧反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

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

級將兵拒之以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

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

師古

曰行音反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威陳崇使監軍

師古曰為使而監軍於外韋昭曰圍故屬淮陽後屬陳留呂靜曰圍音語

上書言陛下奉天

洪範心合寶龜

師古曰心與龜合也

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

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

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

師古曰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

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

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

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

○宋祁曰邵本先字上有其字

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

滅諸侯以為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

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

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

○宋祁曰越本寧字下無今字

實考周

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

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

三等附庸四等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

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孔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監

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貌

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

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闕內侯

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槐里以

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羣臣復奏言太后脩功錄德遠

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

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

畢已

師古曰已止也

宜進二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

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

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

為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

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

為褒新公封光為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

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

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

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

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

法度安輯海內也

師古曰輯字與集同

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

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

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

攝以成周道

師古曰屏猶擁也○劉敞曰子謂屏者即荀子所言屏成王而及武王屏猶却也

是以殷有翼翼之化

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

可則微乃四方之中正也周有刑錯之功

師古曰謂成康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

師古曰比頻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

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

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

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稱之

衡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

師古曰共讀曰皇天降瑞恭上下謂天地

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

踐阼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

開秘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

師古曰茂美也

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

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

於二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

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

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

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日月之不可階

師古曰論語載子貢

敘孔子德云它人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

也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

師古曰論語云

一匱進吾往也匱者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言人脩行

道德有若為山雖於平地始覆一匱之土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今此議者云莽脩行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劉敞曰予謂此言莽制作已成尚有未足欲留之者也當引書云譬如為山九仞功虧一匱之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

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

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

踐阼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

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

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為新都侯也俾使也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

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

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纁弁而加環經

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經也

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

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

君總纁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

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

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

中孫

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宇及獲字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

遂母子自殺及

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

示公義焉

服虔曰不舍光罪為公義○劉奉世曰莽不服喪亦以示公義

令光子嘉嗣

爵為侯莽下書曰過密之義訖于季冬

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

月崩至此再暮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過密八音過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

故莽引之○劉奉世曰平帝崩至居攝之年十二月實三暮非再暮也蓋莽自謂義經過密實非三暮不以二

十五年冬誤記於此年耳

此事當在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

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

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

太保屬臧鴻奏符命

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

京言齊

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

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

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

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

師古曰兢兢慎也業業危也

宗室

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

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

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

中誠有新井

師古曰誠實也

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

至

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

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

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

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

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

師古曰眡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及

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

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

師古曰蘭臺掌

圖籍之所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

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師古曰孟長也

孟侯者言為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

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

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已解在上

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

平皇后皆稱假皇帝

師古曰共讀曰恭

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

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

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

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

大也○劉奉世曰此居攝二年冬也至此始請以居令攝三年為初始元年似是二年冬事疑傳有差誤

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眾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視即真之漸矣師古

日視讀

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

死梓潼人哀章

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

學問長安素無行好

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

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

宋○

祁曰越本卻本云赤帝璽無一行字

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

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

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

師古曰竄謂廁著也

凡為十一人皆署官

爵為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

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

神嬪

師古曰嬪古禪字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

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

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

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

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

以天下兆民

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反

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

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

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

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

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噐制

師古曰徽幟通謂旌

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

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宋祁曰癸酉字下當有改元二字劉攽曰莽改年為始建國但云建國者誤也皆當有始字以鷄鳴

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

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考證

王莽傳上家凡九侯五大司馬注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侯以鳳本嗣禁為侯○臣召南按外戚及

元后傳言十侯自元后親屬計之并數定陵侯淳于長也此專言王氏故云九侯

安後復徵召之○胡三省曰安定也安後猶言事定後也

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胡三省曰据杜佑通典聘

后黃金二萬斤呂后為惠帝聘魯元公主女故事也
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思
澤侯表王惲閭遷李翕郝黨陳崇謝殷遂並陳鳳是
八人也

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
按陳崇等八人以宣教化封劉歆平晏孔永孫遷以
治明堂封

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

等四十八人○胡三省曰見在之王五人謂淮陽王
續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也列
侯四十八人謂廣戚侯顯陽興侯寄陵陽侯嘉高樂
侯修平邑侯閔平纂侯況合昌侯輔伊鄉侯開就鄉
侯不害膠鄉侯武宜鄉侯恢昌城侯豐樂安侯禹陶
鄉侯恢釐鄉侯褒昌鄉侯且新鄉侯鯉郤鄉侯光新
城侯武宜陵侯封堂鄉侯護成陵侯由成陽侯衆復
昌侯休安陸侯平梧安侯譽朝鄉侯充扶鄉侯普方

城侯宣當陽侯益廣城侯夷春城侯允呂鄉侯尚李
鄉侯殷宛鄉侯隆壽泉侯承杏山侯遵嚴鄉侯信武
平侯璜陵鄉侯曾武安侯惛富陽侯萌西陽侯偃桃
鄉侯立栗鄉侯元成金鄉侯不害平通侯且西安侯
漢湖鄉侯開重鄉侯少柏凡五十人而廣戚侯顯孺
子之父栗鄉侯元成先已免侯止四十八人耳

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項安世曰漢人蓋以
城字解庸也古人庸即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

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為屬城也

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通鑑考異曰莽傳作初始
荀紀及韋莊美嘉號錄宋庠紀元通譜皆作始初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考證

謹案卷九十八第二頁前八行陰盛而沙麓崩刊
本脫崩字今增

第十二頁後二行領城門兵刊本兵訛外今改

卷九十九上第三頁前一行陰求其罪過刊本陰
訛因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遞音帶刊本帶訛滯据字書
改

第五十頁後六行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刊本

人訛之據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單可祀